

## 基督教与科学和谐相处? (Google Translation)

Robert W.P. Luk\*

### 摘要

不涉及宗教或科学的世界观似乎是不完整的。然而，既包含宗教又包含科学的世界观可能会引起不相容的担忧。本文着眼于特定的宗教——基督教，并继续发展一种基督教与科学相互兼容的世界观。世界观可能会用到一些基督教的观点，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作者自己对基督教的观点。人们认为，基督教和科学是和谐的，因为科学可以支持基督教信仰，反过来，基督教信仰可以支持科学。为避免未来科学与宗教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建议采取核心信仰基督教世界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圣经的某些部分。

关键词：科学；贝叶斯概率；假设检验；基督教；三位一体。<sup>†</sup>

---

\* Department of Comput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csrluk@comp.polyu.edu.hk.

<sup>†</sup> Received: 2021-07-02; Accepted: 2021-12-25; Published: 2021-12-31; doi: 10.23756/sp.v9i2.623. ISSN: 1592-7415. eISSN: 2282-8214. ©Robert W.P. Luk. This paper is published under the CC-BY licence agreement.

## 1. 介绍

知识的碎片化以及全球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造成了所谓的危机状态 (Broekaert, 1998)，正在引起对综合世界观的需求 (Lofgren, 2004)。一些人 (例如, Gabora, 1998 年) 可能认为这种分裂是由于某些世界观的不一致和知识日益专业化造成的。Apostel 和他的同事 (Apostel 和 Van Landschoot, 1988 年 ; Apostel 和 Van der Veken, 1991 年) 一直是世界观研究的推动力。然而, 根据 Broekaert (1998) 的说法, Apostel 的世界观只承认无神论的灵性元素, 因此这似乎将上帝排除在他的世界观之外。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试图将上帝重新纳入世界观, 特别是将基督教神重新纳入我们的世界观。

将基督教神性纳入我们的世界观并非易事, 因为它可能会与其他基于科学的世界观 (例如, 卡瓦略, 2006)。综合的世界观离不开科学, 因为科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尽管许多州将科学作为其教育计划的一部分, 但许多州将国家与宗教分开, 因此其教育计划可能不将宗教作为其课程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融合科学和宗教的世界观处于不利地位。也有一些整合方法的支持者 (例如, Pearcey 和 Thaxton, 1994 ; Moreland 和 Craig, 2003 ; Grandpierre, 2003 ; Russell, 2008 ; Barbour, 2013) 包括宗教和科学的世界观。虽然作者个人认为国家和宗教应该分开, 但整合科学和宗教的世界观需要在智力上明确表达, 以便许多人拥有更综合或更全面的世界观。

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De Cruz, 2017 ; Chan, 2018 ; Sixbert 和 Mutabazi, 2021) 可能比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爱恨交织 (De Haro, 2020) 更为复杂 (例如, Loncar, 2021)。首先, 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其次, 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不同类型的关系 (例如, Bube, 1995 ; Tenneson 等人, 2015 ; Wikipedia, 2020)。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第一种关系是不安 (Luke, 2017), 或者有时是冲突 (Horgan, 2015 ; Coyne, 2015), 如果不是两者之间的直接战争 (Coyne, 2018)。在这种情况下, 综合世界观必须理清两种世界观之间的矛盾, 使它们相互兼容。科学与

宗教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是科学和宗教在不同的领域运作，因此它们或多或少是相互独立的（例如，Gould, 1999）。但是，如果它们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就很难有一个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世界观。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第三种关系是它们彼此兼容（Scott, 1995）。这种类型的关系适合于综合世界观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可能还需要相信具有这种科学世界观的宗教。因此，当我们将科学和宗教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时，这不是简单地声称对宗教有信仰的问题。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第四种关系是对话。现代对话被认为起源于 Barbour (1966) 关于科学和宗教问题的书。此后，出现了神学和科学等学术期刊以及 Zygon 的发展，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第五种关系是一种整合（Tenneson et al., 2014）。虽然很难找到两种世界观的全面整合，但多年来，一些宗教，如基督教，已经在他们的宗教中整合了一些科学思想。本文比以前更全面地研究了这种整合的可能性，尽管有些人认为整合注定要失败（Coyne, 2009）。具体来说，这篇文章着眼于如何使用一些科学接受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基督教？为什么我们不尝试像王 (2020) 的建议那样尝试将东方神秘主义与科学结合起来？诚然，这是个人偏好，因为作者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基于个人信念以及科学接受的方法来决定是否相信基督教。然而，不是完全地和字面地相信圣经，而是采用核心信仰的观点来相信基督教的圣经的某些部分。话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相信圣经也许是隐喻所写的。我们的综合世界观不是相信整个圣经，而是更致力于相信新约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指导。然而，基督教核心信仰的形成是基于旧约和新约中的部分内容，以构建新旧约相关的基督教综合观。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2 提出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观点，阐明了我们信仰这一宗教世界观的核心信仰。昆虫。3、我们用一种科学公认的方法来决定我们是否会相信核心信仰基督教。这是基于个人根据现有的个人证据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程度。然后将组合的信仰程度

作为相信或不相信核心信仰基督教的建议。因此，读者是否相信我们的综合世界观取决于他/她自己的主观信念以及是否接受科学接受的方法论的推荐的决定。昆虫。4，我们介绍科学如何与核心信仰基督教达成一致，从而解决明显的冲突。昆虫。5，我们看看基督教如何帮助科学世界观。教派。6 得出结论。

## 2. 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观

假设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想相信基督教。我们必须相信圣经中所写的一切吗？这是因为旧约中的一些著作就像神话（例如，创世记6），因此科学家很难相信字面意思，尽管我们可能会隐喻地相信它。如果我们不需要相信圣经字面上所说的一切，那么我们在基督教中相信什么。此外，对于科学家来说，更少的声明会更好，因为声明可能会在未来被证明不成立，因此倾向于减少对写作的承诺，以避免以后的承诺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承诺被证明是错误的，科学家通常会根据科学革命中的新证据修改他们的理论（Kuhn, 1996）。因此，科学家可能会采用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观点，而不是相信圣经中所写的一切，这样我们就不必与一些科学理论（如进化论）发生冲突，即使它们可能是临时。因此，我们的方法是陈述基督教的中心信仰，并找出信仰使我们相信什么，并决定科学家是否可以相信这些事情而不与科学不相容。因此，我们必须仔细阅读这些信仰的细节，而不是依赖基督教信条的标准摘要，如使徒信条或尼西亚信条。

简而言之，基督教是关于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孽而死（并被埋葬）的弥赛亚，他在三天后复活以克

服死亡，以便我们可以得到（快乐的）永生的回报。在这种信念中，我们必须解决几个可能与科学信念相矛盾或不相容的信念：

- (a) 上帝的存在
- (b) 什么是上帝的儿子？
- (c)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还是弥赛亚？
- (d) 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吗？
- (e) 耶稣基督犯了罪吗？

科学的一种特殊观点是，除了我们观察到的事物的自然秩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这种特殊的观点可能会否认灵性生物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发现了宇宙的自然规律，一切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所以没有例外。

另一种观点承认事物是有自然规律的，但并不否认有超自然的生物可能不时干预我们的宇宙。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宇宙有自然规律，但超自然生物可以通过打破这些规律来行动。根据这种观点，虽然大多数时候超自然的生物没有干预我们的生活方式，但自然规律并没有被打破，所以我们的宇宙按照我们的理解运行。但是，当超自然的存在时，自然法则可能会被打破，并且可能会出现一些超自然现象。因此，这种观点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也不一定肯定上帝的存在。它只是表明上帝的存在与科学并不矛盾。

如果上帝的存在与科学并不矛盾，那么科学家为什么要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不需要从字面上相信旧约呢？从核心信仰的角度来看，既然耶稣基督在向父祈祷时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会相信耶稣基督所相信的，从而相信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上帝，那么耶稣基督声称他是上帝的儿子将是荒谬的。如果没有上帝，那么耶稣基督的祈祷将是徒劳的。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无法相信耶稣基督会复活。因此，即使我们持有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观点，我们也会相信上帝的存在。事实上，耶稣基督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神，而是神。这将意味着它是圣经所指的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太人。

前面我们忽略了一点，耶稣基督是向天父祷告，而不是向神祷告，那么神是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谜，但基督教确实揭示了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神指的是天父、耶稣基督和圣灵的统一。然而，这三个

人怎么可能都称得上神，接受人的敬拜而不被指责为拜偶像。人们可以认为天父和圣灵是由同一种物质构成的，因此不存在被崇拜的问题。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他是一个人。根据圣经，人有身体、灵魂和精神（Reichenbach, 2021）。人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精神(Spirit)就像圣灵或由类似于天父的物质制成。因此，基督教允许敬拜耶稣基督，对于圣母玛利亚或其他可能是圣灵的圣徒也是如此（请注意，我们不鼓励基督徒敬拜圣徒，因为我们不确定哪个圣徒的精神是神圣的灵魂）。事实上，这个所谓的物质（或精神）可能是某种超自然的有机物，可以单独或一起思考。因此，天父知道的可能意味着耶稣基督知道，圣灵也知道。然而，在耶稣基督降卑自己为人在地上行走的这段时间里，他可能不知道天父的想法，因为他需要被人类生存的困境所束缚，尽管耶稣基督因他的灵而拥有超自然的力量由与天父相同的物质构成。因此，天父、耶稣基督和圣灵在灵性上合而为一。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有神的灵或圣灵？除了他所创造的奇迹，当约翰为耶稣基督施洗时，我们在福音中被告知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到耶稣基督身上。此外，就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口气之前，路加福音表明他将他的精神交托给了天父（可能是他的遗言）。请注意，例如，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应验了预言可能是为了帮助犹太人或其他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最后一句话，因为马太表明耶稣基督进一步呼喊但没有记录他所说的话。因此，我们怀疑路加记录了耶稣基督死前的遗言。那么，福音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这可能是由于耶稣基督复活后，他与门徒在一起四十天，我们怀疑他在那段时间告诉门徒他临死前遗言的意义。总之，我们同意神是三位一体，只是天父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人。虽然我们可以将三位一体提到尼西亚信条，但要在那里理解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并不容易。

由于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一部分，因此耶稣基督的角色名称被赋予为神的儿子或神：儿子。耶稣基督被描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继承了神

的能力，就像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财富一样。神之子这个名字被传给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更容易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而不是当时只有犹太人才能理解的弥赛亚。因此，耶稣基督用这个名字称呼外邦人，使他与神有联系，并继承了神的能力。耶稣基督自称是神的儿子吗？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 4 章）中，一个恶魔声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他的门徒，认定他是神的儿子。最后，在复活之后，他的管教称他为神的儿子。因此，毫无疑问，在基督教中，耶稣基督自称是神的儿子。此外，福音写道，当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一个声音从天上传来，说他是我的儿子，他是耶稣基督。在彼得书信中也提到的变形中，除了三福音之外，还有声音从云中传来，说他是我的爱子，是我所拣选的。这些声音被认为是上帝或天父的声音，因此这些段落表明上帝将耶稣基督认定为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在世时经常称自己是人子，而不是弥赛亚或神的儿子。一个原因是人子一词并没有引起耶稣基督在当时的权威（如法利赛人）中预见到的任何麻烦。在路加福音中，西蒙尼指出他是弥赛亚。此外，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他是弥赛亚。因此，耶稣基督确实声称自己是弥赛亚，但没有在犹太人面前自称是为了避免之后的麻烦。

耶稣基督能否从死里复活（例如，Wright, 2003 ; Hutchinson, 2016 ; Canfeld, 2016）？根据四福音，耶稣基督死了三天后还活着。然而，四福音对耶稣基督在复活后还活着的发现有不同的记载。其中一些帐户可能看起来是矛盾的。比如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其他女人一起出现在坟墓里，还有一个说法是她自己出现的。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她两次到达坟墓，这些叙述就可以变得不那么矛盾：一次是和女人一起到达，然后是她自己跟随彼得和另一个门徒到达。因此，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调和这四个帐户，以使复活可信。然而，为什么我们不怀疑这些说法呢？随着事件的发生，圣经的作者似乎正在写下来。例如，所有福音书都指出妇女首先发现耶稣基督不在坟墓里。如果作者希望通过歪曲事实

而让其他人相信他/她的说法，那么作者可以声称有人首先发现坟墓是空的，因为犹太社会中的女性无法在法庭上作证。时间。请注意，不应依赖福音书过于一致，因为这可能会引起串通的怀疑（Strobel, 1998）。此外，新约中有时会出现一些著名的门徒彼得的尴尬时刻，他在鸡叫之前三次声称不承认耶稣基督。如果新约是虚构的，那么这样的时刻可能不会记录在福音中。最后，如果新约试图通过歪曲事实使人相信，那么新约就不必表明门徒不明白耶稣基督在传道时所说的话。相反，新约应该包括门徒虚假的回应，说他们理解耶稣基督的讲道，这样才能强化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信念。然而，新约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曲折来让人相信。因此，我们相信可以相信新约是在说真话。

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必须是无罪的，因为如果他犯了罪，他的死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罪，他不能救赎我们的罪。根据旧约，我们的原罪状况是从亚当和夏娃通过出生遗传下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以传统方式受孕的原因。相反，是通过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身体在童贞玛利亚中受孕，这样耶稣基督就不会像我们一样具有原罪状态。如果没有这种原罪条件，耶稣基督可能能够在他的一生中直接与神或父沟通，因为他不需要像我们一样与神分离。耶稣基督也不太可能犯罪，因为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为他人施洗，他在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前就开始了他的事工。耶稣基督在受洗前也行了神迹，如约翰福音所说的变水为酒。因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没有犯罪。

基督教中的罪是什么？罪就是违背上帝的规则。例如，十诫是在犹太人与上帝立约时给予他们的。对于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夏娃来说，不吃知识树果实的指示是来自上帝的规则或命令。对人类罪的惩罚是死亡。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而死，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不是他的）罪的惩罚。



### 3. 科学如何帮助决定相信基督教的核心信仰？

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相信基督教的一种方式科学采用统计方法来做出（有风险的）决定。同样，我们可以使用统计方法来帮助我们决定是否相信基督教。通常，它需要我们估计  $p$  值并决定是拒绝还是接受原假设。

基本思想是收集证据。对于每一类证据  $E$ ，我们有可能相信  $B$  是真实的，因此这种信念可以表示为主观概率  $p(B|E)$ 。由于来自不止一个来源的不止一类证据，我们对所有  $i$  有一组概率  $\{p(B|E_i)\}$ 。假设我们有五类证据（因为我们稍后将讨论五种证据来源）。我们要计算联合概率  $p(B|E_1, B|E_2, B|E_3, B|E_4, B|E_5)$ 。接下来，我们假设  $B|E_1$ 、 $B|E_2$  等是独立的，因此

$$p(J) = p(B|E_1, B|E_2, B|E_3, B|E_4, B|E_5) = p(B|E_1)p(B|E_2)p(B|E_3)p(B|E_4)p(B|E_5).$$

这样，联合概率，比如说  $p(J) = p(B|E_1, B|E_2, B|E_3, B|E_4, B|E_5)$ ，可以根据给定个体证据的条件概率来计算。现在，可以将联合概率视为原假设的  $p$  值。惯例是，如果  $p$  值小于 0.05，则拒绝原假设。类似地，如果  $p(J) < 0.05$ ，那么我们拒绝相信  $B$  为真。

在我们的例子中，什么是  $B$ ？ $B$  是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这一事实。为什么我们需要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是因为我们假设联合概率中的联合事件是独立的，因此条件概率可以相乘。如果我们假设  $B$  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概率，那么我们不能假设联合事件是独立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单独证据类别与耶稣基督的来源相关联 是神的儿子。

假设给定证据类别  $E$ ，你相信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的概率是 0.5。这个 0.5 的特殊概率实际上是在说你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你相信和不相信的程度是相同的。假设对于所有五类证据，根据每一类证据，你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否不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联合概率  $p(J)$  为  $0.5^5 = 0.03125$ ，小于 0.05。因此，我们会拒绝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儿子的假设，而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信念。请注意，这就像在 Luk (2019) 所倡导的演示中通过实验确定冷聚变是否存在，但现在这被应用于历史科学而不是实验科学。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比如  $n$ ），那么即使我们不知道是否相信（即  $p(B|E_i) = 0.5$ ），联合概率（即  $p(J) = 0.5^n$ ）最终会任意小，因为  $n$  任意大。但是，这不会发生。这是因为所谓的证据碎片实际上是证据的集合或类别或类别，而不是单个事实。例如， $E_i$  可能是圣经中没有提到的神迹，因此这是指一组或一类神迹，而不是单个神迹。因此，这组或类别的奇迹被视为只是一个证据，因此没有太多的池或类

别或类别的证据。此外，我们正在寻找支持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证据，而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库或类别或类别并不多。所以，不会有很多证据可以乘以联合概率。因此，由于概率  $p(B|E_i)$  的解释， $n$  不能任意大。

在以下小节中，我们将讨论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各种证据，因此您可以将您的信仰程度表述为概率， $p$ （不是  $B | E$ ）。要获得  $p(B|E)$  的概率，只需计算 1 减去  $p(\text{not } B | E)$ ，即  $p(B|E) = 1 - p(\text{not } B | E)$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概率  $\{p(B | E)\}$  来计算联合概率  $p(J)$ ，并确定这个  $p$  值是否小于 0.05。如果是，那么我们可以拒绝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儿子的假设，而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替代方案。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概率来帮助我们利用我们对个体证据的相信程度来做出决定。

先前联合概率公式的一个问题是假设  $p(B|E_1)$  独立于  $p(B|E_2)$  等。问题是我们假设概率是独立的，但这些概率与同一事件  $B$ 。因此，有人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独立的假设。帮助我们做出决定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贝叶斯规则计算  $p(B | E_1, E_2, E_3, E_4, E_5)$ ，如下所示：

$$p(B|E_1, E_2, E_3, E_4, E_5) = \frac{p(E_1, E_2, E_3, E_4, E_5|B)p(B)}{p(E_1, E_2, E_3, E_4, E_5)}.$$

我们假设  $E_1$ 、 $E_2$ 、 $E_3$  等在给定  $B$  的情况下是条件独立的，因此我们有：

$$p(B|E_1, E_2, E_3, E_4, E_5) = \frac{p(E_1|B)p(E_2|B)p(E_3|B)p(E_4|B)p(E_5|B)p(B)}{p(E_1, E_2, E_3, E_4, E_5)}.$$

有条件的独立假设是合理的，因为  $B$  是关于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证据类别  $E_1$  到  $E_5$  支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接下来，我们假设不同类别的证据来自独立来源，因为我们假设  $B$  为真。所以，我们有：

$$p(B|E_1, E_2, E_3, E_4, E_5) = \frac{p(E_1|B)p(E_2|B)p(E_3|B)p(E_4|B)p(E_5|B)p(B)}{p(E_1)p(E_2)p(E_3)p(E_4)p(E_5)}.$$

使用条件概率的定义，将上式改写为：

$$p(B|E_1, E_2, E_3, E_4, E_5) = \frac{p(B|E_1)p(B|E_2)p(B|E_3)p(B|E_4)p(B|E_5)}{p(B)p(B)p(B)p(B)p(B)}.$$

现在，如果我们假设对于每个单独的证据类别，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否不是上帝的儿子（即  $p(B | E) = 0.5$ ），并且我们假设综合概率  $p(B | E_1, E_2, E_3, E_4, E_5) = 0.05$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解决以下问题来计算  $p(B)$ ：

$$0.05 = \frac{0.03125}{p(B)p(B)p(B)p(B)p(B)}.$$

因此， $p(B) = 0.889$ 。这表明如果  $p(B) \geq 0.889$ ，则  $p(B|E_1, E_2, E_3, E_4, E_5) \leq 0.05$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拒绝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儿子的假设，因此我们会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即使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否是上

帝的儿子)证据)。现在,  $p(B)$  是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儿子的先验概率。如果你问一个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人, 并要求他/她指定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儿子的先验概率, 那么我们预计概率(即  $p(B)$ )接近于 1 或者我们预计它会比 0.889 大得多。因此,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能从以下个别类别的证据中知道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总体而言, 鉴于我们提供的五类独立证据, 我们应该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本节的其余部分, 我们将检查每一类证据, 以得出我的信念, 即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或者我倾向于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

### 3.1 E1: 圣经事件的间接证据

都灵裹尸布 (Shroud of Turin) 是一块亚麻布裹尸布, 被认为在耶稣受难后包裹着耶稣基督。它带有一个被鞭打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负面形象。以前的历史和科学证据表明它是中世纪的创造。1390 年, 当地主教写信证明裹尸布是赝品, 这位未具名的艺术家已经供认不讳。之前在 1980 年代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表明, 在裹尸布一角采集的织物样本与中世纪的日期一致。然而, 耶稣基督裹尸布的支持者认为放射性碳测年法是不可靠的, 因为它取自裹尸布的一个角落, 在中世纪时期进行了修复, 导致了中世纪的测年结果。Fanti 于 2013 年根据被认为是从裹尸布上提取的各种线索进行了约会, 可追溯到公元前 300 年和公元 400 年, 其中包括耶稣基督生活的时期。还有其他证据表明, 都灵裹尸布比早期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要古老得多。例如, 罗杰斯认为裹尸布的螺纹中没有香草醛表明裹尸布相当古老, 大约在 1300 年前到 3000 年前。因此, 裹尸布不太可能只有 840 年的历史。2019 年, 研究人员获得了之前都灵裹尸布放射性碳测年的原始数据, 他们发现数据存在异质性, 导致结果无效。研究人员呼吁对裹尸布进行更仔细的放射性碳测年。虽然裹尸布的确切日期仍然是个谜, 但我个人认为, 虽然不是很强烈, 但都灵的裹尸布属于耶稣基督时代, 因为我相信样本是从中世纪时期被篡改的角落中取出的。

鉴于这个时期是耶稣基督的时代, 我们怎么知道反面形象就是耶稣基督呢? 除了都灵的裹尸布外, 还有一件耶稣基督的遗物, 叫做奥维耶多的 Sudarium, 是耶稣基督死后包裹在他头上的一小块布。现在, 在奥维耶多的 Sudarium 中发现的血型是 AB, 这与在都灵裹尸布中发现的血型相同。此外, 研究人员将奥维耶多 Sudarium 上耶稣基督的脸的几何点映射到都灵裹尸布上人像的脸的几何点, 他们发现这些几何点相互对应。因此, 有一些证据表明, 都灵裹尸布上的人的形象是耶稣基督。

都灵裹尸布的意义不在于它只是耶稣基督的遗物。这是基于有一个复活奇迹的事实。奇迹涉及从耶稣基督身体辐射到都灵裹尸布上的紫外线

，裹尸布神秘地平放在耶稣基督身体的底部和顶部。紫外线在都灵裹尸布上制作负像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仍然是目前的技术无法实现的。这个谜团暗示耶稣基督的尸体悬挂在半空中，因此都灵的裹尸布可以平放在耶稣基督尸体的底部和顶部，以记录图像。如果图像是根据裹在裹尸布上的身体发出的紫外线而形成的，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都灵裹尸布上没有的折痕和变形。因此，有些人认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确实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被复活了。虽然很难接受这个理论，因为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曲折（例如，一些人认为图像是由浅浮雕形成的，但图像的灰度寄存器的直方图表明它不是），我有相信都灵裹尸布记录了复活奇迹的倾向，尽管我不是百分百肯定。假设我的主观概率  $p(B | E1)$  是 0.4，其中  $B$  是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

### 3.2 E2: 非圣经事件中奇迹的间接证据

在圣经写成之后发生了很多神迹，所以圣经中没有提到。第一个是兰恰诺的圣体奇迹。据称奇迹发生在公元八世纪的意大利兰恰诺。根据传统，一位修道士怀疑耶稣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真实存在。当他说出奉献的话时，面包和酒变成了血肉。天主教会声称这个奇迹是真实的。研究人员最近的调查表明，肉是某种  $AB$  型血的心脏组织。这与在奥维耶多的 *Sudarium* 和都灵裹尸布中发现的血型相符。最近在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和波兰还有其他圣体奇迹。对于已独立记录的阿根廷病例，测试的血型是  $AB$ ，发现的组织是某种类型的心脏组织。他们似乎证实了 *Lanciano* 的发现。

其他奇迹是由天主教会或东正教教堂的圣徒完成的。这些圣徒显然与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的信念有关，因为他们可能是宣扬福音的东正教/天主教会的姐妹、主教或教皇，也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圣人奇迹的例子很多（例如，玛丽安幻影[例如，Pandarakalam, 2013; 2019; Horsfall, 2000; Dalleur 2021] 或圣人的廉洁尸体）。虽然我个人不相信每一个奇迹都是真实的，但只有其中一些奇迹是真实的，这表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值得相信的。因此，我对奇迹的信仰程度倾向于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子虽然离它不远，却不知道。假设我的主观概率  $p(B | E2)$  是 0.45。

### 3.3 E3: 圣经的见证

在新约中，许多门徒提供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行了许多神迹（例如使人从死里复活，让盲人看见等）。这些奇迹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中都有描述。这些奇迹证明耶稣基督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因此不难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

由于耶稣基督担心他是弥赛亚，他根据圣经做了很多事情。福音书还试图指出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的许多预言，因此它使耶稣基督有资格成为弥赛亚。由于这些预言是在耶稣基督之前作出的，所以不清楚这些预言是否准确地写在旧约圣经中，因此关于这些预言是否应验的争论是否有意义也不清楚。即使不是所有的预言都如预期的那样，有些预言会让我们倾向于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复活后，门徒坚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正如新约的使徒行传、罗马书等。这与耶稣基督死前的门徒形成鲜明对比。目前尚不清楚在耶稣基督复活后的日子里，耶稣基督是否花时间向门徒解释上帝的信息，使他们信服。也不清楚门徒在耶稣基督复活后是否更有信心，因为圣灵住在门徒里面，赐给他们超自然的力量，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另外，不知道保罗是法利赛人，知道旧约的所有细节，是否加强了门徒的坚定信念。可能是这些因素的结合，鼓励门徒在信仰上更加大胆。他们也不再被限制在复活后讲述上帝的信息，因为在耶稣基督死之前，耶稣基督明确禁止门徒称他为弥赛亚或上帝的儿子。在使徒行传和罗马书中，当保罗去罗马传讲外邦人时，称耶稣基督为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只在犹太社区有意义的弥赛亚会更有意义。因此，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罗马书等中比在福音书中更多地提到神的儿子。这些门徒是我们对福音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见证。这种坚定的信念很少见，除非他们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事实上，对于一些使徒来说，比如圣彼得和圣保罗，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保罗的转变是见证上帝信息的非凡例子。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迫害基督徒的路上时，他被耶稣基督弄瞎了。在大马士革，保罗的失明被一名基督徒治愈，保罗从迫害法利赛人转变为基督徒。除非再次有强烈的信念，否则这种信念的突然变化是罕见的。这表明耶稣基督在复活后具有超自然的能力，符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描述。

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新约比圣徒的奇迹更可信。所以，我的主观概率  $p(B | E3)$  是 0.3。

### **3.4 E4: 个人见证**

我们自己的证词可能是另一个独立的证言证据来源。这可能是通过学习圣经来深入了解上帝给我们的信息。这可能是我们与上帝之间通过祷告的互动。虽然并非所有的祈祷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但有些祈祷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我们需要找出为什么这些祈祷会得到积极或消极的回应，以便获得上帝发送给我们的信息。因此，这是一个学习圣经和祈祷的例子，以增加我们自己的见证，以加强我们的信仰。

例如，我曾祈求中奖。显然，即使我说我会捐出一部分给慈善事业，上帝也不会答应我这样的愿望。然而，当我为我的孩子上大学祈祷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现在，进入大学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因为大学为申请人设置了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如果申请人符合条件，那么大学将接受申请。这与上帝赐予一个人而不得不让另一个人失望的情况不同，因为这种情况是一场零和游戏。我还祈祷我的论文能被顶级期刊接受，这对我在大学的其他工作至关重要。当我得知我的祈祷得到了肯定的回应后，我感到很欣慰。由于我对重要事件的许多祈祷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我通过这个个人见证发展了我的信仰。除了祈祷，我最近有一个人的宗教经历，当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时，我怀疑在听到上帝的声音的同时，我的视野中出现了明亮的光。这个声音相当有力，似乎比我听到的其他声音更大，或者在我听到的其他声音的前面。此外，我无法更改声音所说的内容，以确保这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的主观概率  $p(B | E4)$  是 0.4。

### 3.5 E5: 其他人的见证

证据的最终来源是其他人的宗教经验的证词。我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证据？一个来源是来自皈依基督教的朋友。根据我的经验，我的一个朋友有宗教经历。他正在对圣经段落进行哲学分析，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够了，乔”。我的朋友很害怕。之后，他皈依基督教。获得见证证据的另一个来源是教堂关于其他人宗教经历的报告。例如，我去过一个教会，那里分享了一位肾功能不好的病人的宗教经历。他问上帝为什么他必须得这种病，他觉得上帝或耶稣基督一言不发地拥抱了他。这个拥抱包括一股温暖的电流流过他的身体，这样他就不会误认为有人在拥抱他。后来，他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教堂听这些例子来加强我们的信仰。由于我没有很多这样的证据，我的主观概率  $p(B | E5)$  只有 0.6。如果我们包括与新约相符的关于耶稣的外部证据，这种可能性可以进一步降低。例如，史特博指出，“一位专家记录了 39 个古代资料，证实了有关耶稣的生平、教导、受难和复活的一百多个事实”（Strobel, 1998 年）。此处没有进行这种概率降低，以便稍后为我们的组合概率提供更多功劳。

### 3.6 概括

对于每一类证据，没有明确的案例表明我绝对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也不相信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如果我们使用本节前面提出的统计方法，则联合概率为  $0.4 \times 0.45 \times 0.3 \times 0.4 \times 0.6 = 0.01296$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  $p(B)$  为 0.9（即，我们假设十分之九的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

但会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那么  $p(B | E1, E2, E3, E4, E5) = 0.01296 / 0.94 = 0.0138 < 0.05$ 。因此，我会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拒绝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儿子的假设，并接受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恰好是我决定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您输入的单个证据的所有概率都大于 0.5，那么您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您必须进行研究，包括在五个类别中查找玛丽安幻影（例如，Wikipedia, 2021）、圣体奇迹（例如，Tesoriero, 2021）、都灵裹尸布（例如，STERA Inc, 2021）等的详细信息提出您自己对各个类别证据的主观概率，以便对  $p(B | E1, E2, E3, E4, E5)$  或  $p$  值进行更准确的估计。请注意，对于  $E4$  和  $E5$ ，您需要开始实践您的信仰并去教堂正确衡量您的信念。如果你不实践你的信仰或去教堂，也许你可以设置你的  $p(B|E4) = p(B|E5) = 0.5$ （即你不知道）。

#### 4. 如何调和科学与核心信仰基督教？

一些科学家采用（哲学）自然主义世界观或（内在）方法自然主义（Boudry et al., 2010），他们认为不允许破坏物理规律，因为自然具有这样的规律性。这些科学家对始终适用，或许无处不在的物理定律有着坚定的信念或信任。这只是 (Luk, 2017) 中用于科学研究的假设，而不是原则。如果我们将实验视为在某个时空中对现实进行采样，而现实可能被认为是某种连续体（让我们暂且如此），那么在时空采样点之间，我们只相信物理定律适用。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任何超自然生物打破了现实时空连续体采样点之间的物理定律。如果超自然生物在我们不注意的情况下打破了连续统，那么超自然生物可以与物理定律共存，只是物理定律在大多数时间都适用，超自然生物也有例外。因此，即使我们建立了一些物理定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一直有效，尽管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科学家的情况。如果我们想确保它一直有效，那么我们必须做实验来证明物理定律一直被遵守，而我们没有资源去做。因此，即使我们相信物理定律是正确的，也并不意味着没有超自然的生物或奇迹。

另一个矛盾的问题是基督教创造论的宇宙观，它源于旧约，反对我们对宇宙的科学事实。具体来说，一些基督教神创论者认为，根据圣经，地球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不是根据科学地质学的数百万或数十亿年。地球的年龄是基于一些基督教创造论者对圣经的一种解释，而对旧约的其他解释可能与创造论者的地球年龄不同。具体来说，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旧约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不会与地球或宇宙时代的任何观点相冲突。尤其是旧约所指的宇宙与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上帝在地球上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宇宙时，那个地球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不同。当亚当和夏娃堕落时，他们被从那个宇宙带到了我们现在的

宇宙。因此，我们宇宙的年龄现在与上帝在堕落前与亚当和夏娃创造的那个宇宙的年龄无关。

另一个相互矛盾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根据科学的进化生物学从猿进化而来。为了不诋毁任何科学发现或伤害基督徒的感情，我们再次沿着这条路径探索旧约是否可以被解释。以我们之前的解释为例，当亚当和夏娃从另一个宇宙坠落到这个宇宙时，他们的基因构成可能与他们坠入这个地球时在这个地球上进化的那些相似。亚当和夏娃之前的人类没有灵魂和精神，因此即使他们的 DNA 与亚当和夏娃相似，他们在上帝的眼中也不是完全的人。当他们可能与地球上的其他人类一起繁殖时，上帝可能会分配灵魂和精神，以便他们的后代在上帝视角中是完全的人类。在这个离奇的解释中，它表明即使科学表明我们是根据 DNA 构成从猿进化而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类在上帝角度是完全的人类，因为他们缺乏科学还无法显示的灵魂和精神。

我们的观点是，旧约对解释是开放的，很容易做出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承诺。但是，既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一定对旧约有任何具体的解释，最好还是保持沉默，让知道实际原文（希伯来语或亚拉姆语）细节的学者去了解。弄清楚解释应该是什么。即使是学者也可能是错的，因为像创世纪这样的旧约可能只是比喻性的。因此，我们应该克制自己声称圣经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按字面意思解释。声称新约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从字面上解释，而不是耶稣基督或其他人用隐喻的方式解释的某些部分，这可能更安全。因此，我们尝试致力于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与科学的观点相冲突而陷入困境，并且我们可以专注于维持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

Coyne (2015) 对比了科学基于事实而宗教或基督教基于信仰的认识或学习方式。事实证明这不是真的，因为在科学中，我们所拥有的事实只是抽样数据。我们仍然需要对科学有信心，才能相信物理定律在未来适用。同样，相信基督教的基督徒可能是由于他们的信念。他们的信念可能是他们相信基督教的证据。因此，基督徒相信基督教可能是基于某种证据，而不仅仅是信仰。因此，宗教基于信仰和科学基于事实的二分法（Hughes, 2015）可能过于简单化。

## 5. 基督教如何支持科学？

基督教在许多方面支持科学，尤其是在科学沉默的地方。例如，科学对许多道德问题保持沉默，而基督教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方向或处方。通过结合基督教和科学的世界观，综合世界观将更加全面，为任何一种观点都会带来的更全面的问题提供视角。



在基督教中，上帝必须在没有太多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制定物理法则或秩序，以便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否则，如果上帝不断地干预，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有自由意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帝大部分时间都不与我们同在。然而，当上帝派遣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时，上帝确实干预了人类事务。当我们不进行科学实验时，上帝可能会进行干预，以免影响我们所做的观察。由于上帝可能会干预，因此我们应该寻求上帝的帮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应该投靠他。

由于上帝大部分时间都不干预，我们应该尽可能依靠科学来处理我们的日常事务。依靠科学投靠神并没有什么坏处，但神可能不会在每次提出请求时都给予肯定的答复。这可能包括有上帝没有回应的痛苦经历。然而，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的考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神可能会在以后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境地。因此，我们的默认是依靠科学，并且（另外）在必要时寻求上帝的庇护。

除了个人层面，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一直是科学的赞助人。它为学校、大学和医院提供了许多基础。也许，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一名牧师，最引人注目的是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ître），他构思了受旧约创世纪启发的大爆炸理论（de Felipe, 2017 年）。这是一个在科学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牧师和科学家的例子，这个想法起源于旧约的创世记，表明基督教有助于当时的科学进步。请注意，并非所有科学家（例如，[Neves, 2020]）都对宇宙模型基于奇点感到满意，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关于宇宙起源的宇宙模型中没有奇点。

## 6. 结论

呈现了一种融合了科学和基督教的世界观的草图。我们划分了我们所持有的核心信仰基督教。为了建立这种信念，我们借用了科学中通常使用的统计学方法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涉及根据可用的不同类别的证据来分配这种信仰的主观概率，以得出耶稣基督不是上帝之子的综合信仰程度。如果读者的综合概率小于 0.05，那么我们拒绝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儿子的假设，并接受他是。这将使读者对他/她的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实践信仰或去教会之前，建议读者对基于个人见证的证据和基于他人见证的证据分配 0.5 的主观概率，因为 0.5 代表读者不知道是否相信。因此，要让读者相信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他需要更彻底地研究其他类别的证据，以获得对  $p(\text{not } B | E1)$ 、 $p(\text{not } B | E2)$  和  $p(\text{not } B | E3)$  使这些主观概率大于或等于 0.5。我们还告诫要过分按字面解释旧约，因为我们可能会过度使用导致与科学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然而，大爆炸理论是受圣经启发的科学理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表

明基督教和科学可以互相帮助。这可能反过来支持威廉·莱恩·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推广的卡拉姆宇宙论论点。希望我们可以基于类似于科学的证据、推理和信仰来相信基督教。话虽如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说服怀疑论者相信基督教。相反，它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让那些不确定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做出决定，因为在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每一类证据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建立一种像科学（Luk，2010；2017）一样组织的“科学”神学（Loncor，2021）可能会很有趣，以便通过结合证据、理性和信仰使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更加完整。

## 致谢

我要感谢 Andrew Carverhill 对本文的早期草稿提出意见。

## 参考

- [1] Apostel, L. and Van der Veken, J. (1991) Wereldbeelden: van Fragmentering naar Integratie. Pelckmans.
- [2] Apostel, L. and Van Landschoot, J. (1988) Interdisciplinariteit, Wereldbeelden-constructie en diepe verspeiding als tegenzetten in een kultuurkrisis. VUB, CLEA.
- [3] Barbour, I.G. (1966) Issue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 [4] Barbour, I.G. (2013) Religion and Science.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 [5] Boudry, M., Blancke, S. and Braeckman, J. (2010) How not to attack intelligent design creationism: philosophical misconceptions about 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 Foundations of Science 15(3): 227-244.
- [6] Broekaert, J.T. (1998) World views. Elements of the Apostelian and general approach. Foundations of Science 3(2): 235-258.
- [7] Bube, R.H. (1995) Putting it all together: Seven Patterns for relating Science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8] Canfield, R.L. (2016) Why I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 If you doubt, it is to you I write. In: Walking Blind: And Other Essays on Biblical Texts. Clayton, Missouri: Clayshire Imprints, pp. 91-97. <https://peacefulscience.org/robert-canfield/> (accessed on 21/8/2021).
- [9] Carvalho VI, J.J. (2006) Overview of the structure of a scientific worldview.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41(1): 113-124.

- [10] Chan, E. (2018) Are the religious suspicious of science? Investigating religiosity, religious context, and orientations towards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7(8): 967-984.
- [11] Coyne, J.A. (2009) Seeing and believing. The never-ending attempt to reconcile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why it is doomed to fail. *New Republic*, <https://www.tnr.com/article/books/seeing-and-believing?page=2> (accessed on 30/9/2021).
- [12] Coyne, J.A. (2015) *Faith vs fact: why religion and science are incompatibl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13] Coyne, J.A. (2018) Yes, there is a war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Conversation*, <https://www.theconversation.com/yes-there-is-a-war-between-science-and-religion-108002> (accessed on 20/7/2020).
- [14] Dalleur, P. (2021) Fatima pictures and testimonials: in-depth analysis. *Scientia et Fides* 9(1): 9-45.
- [15] De Cruz, H. (2017) Religion and science. *The Stanford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E.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9/entries/religion-sience/> (accessed on 20/7/2020).
- [16] De Felipe, P. (2017) Georges Lemaître, the scientist and priest who ‘could conceive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Biologos*, <https://www.biologos.org/articles/georges-lemaitre-the-scientist-and-priest-who-could-conceive-the-beginning-of-the-universe> (accessed on 21/7/2020).
- [17] De Haro, S. (2020)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5(2): 297-314.
- [18] Gabora, L. (1998) Weaving, bending, patching, mending the fabric of reality: a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 on worldview inconsistency. *Foundations of Science* 3(2): 395-428.
- [19] Gould, S.J. (1999) *Rocks of ages: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 Ballantine Books.
- [20] Grandpierre, A. (2003) On the fundamental worldview of the integral culture: integrating science, religion, and art: part two. *World Futures: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 59(7): 535-556.
- [21] Horgan, J. (2015) Book by biologist Jerry Coyne goes too far in denouncing religion, defending science. *Scientific American, Cross-Check Blog*,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cross-check/book-by-biologist-jerry-coyne-goes-too-far-in-denouncing-religion-defending-science/> (accessed 20/7/2020)

- [22] Horsfall, S. (2000) The experience of Marian apparitions and the Mary cult.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7(3): 375-384.
- [23] Hughes, A.L. (2015) Faith, fact, and false dichotomies. *The New Atlantis* 45: 111-117.
- [24] Hutchinson, I. (2016) Can a scientist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 Three hypotheses. <http://veritas.org/can-scientist-believe-resurrection-three-hypotheses/> (accessed on 21/8/2021).
- [25] Kuhn, T.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6] Lofgren, L. (2004) Unifying foundations – to be seen in the phenomenon of languag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9(2): 135-189.
- [27] Loncar, S.J. (2021) Science and religion: an origins story. *Zygon* 56(1): 275-296.
- [28] Luk, R.W.P. (2010)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study via process modeling. *Foundations of Science* 15(1): 49-78.
- [29] Luk, R.W.P. (2017) A theory of scientific study.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2(1): 11-38.
- [30] Luk, R.W.P. (2019) How to handle risky experiments producing uncertain phenomenon like cold fusion? *Science & Philosophy* 7(2): 3-14.
- [31] Luke, I. (2017) I am unsure about Christianity because of science. *Christian Teachers Journal* 25(3): 8-11.
- [32] Moreland, J.P. and Craig, W.L. (2003)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a Christian Worldview*.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 [33] Neves, J.C.S. (2020) Proposal for a degree of scientificity in cosmology.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5(3): 857-878.
- [34] Pandarakalam, J.P. (2013) Marian apparitions and discarnate existence.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https://rcpsych.ac.uk/docs/default-source/members/sigs/spirituality-spsig/james-pandarakalam-marian-appearitions-and-discarnate-existence-x.pdf> (accessed on 20/8/2021).
- [35] Pandarakalam, J.P. (2019) Understanding Medjugorje apparitional experiences: medical and para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 7(4): 126-141.
- [36] Pearcey, N.R. and Thaxton, C.B. (1994) *The Soul of Science: Christian Faith and Natural Philosophy*.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 [37] Provine, W. (1988) Scientists, face it! Science and religion are incompatible. *The Scientist* (September 1988) <http://www.the->

scientist.com/opinion-old/scientists-face-it-science-and-religion-are-incompatible-62695 (accessed on 20/7/2020).

- [38] Reichenbach, B.R. (2021) Christianity, science, and three phases of being human. *Zygon* 56(1): 96-116.
- [39] Russell, R.J. (2008) *Cosmology: From Alpha to Omega*.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 [40] Scott, E. (1995)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are compatible – with some compromises. *The Scientist* (January 1995), <http://www.the-scientist.com/opinion-old/science-and-christianity-are-compatible--with-some-compromises-58686> (accessed on 21/7/2020).
- [41] Sixbert, S. and Mutabazi, P. (2021) The Bible and sci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Science & Philosophy* 9(1): 7-29.
- [42] STERA Inc. (2021) The shroud of Turin website. <http://www.shroud.com> (accessed on 30/9/2021).
- [43] Strobel, L. (1998) *The Case for Christ: A Journalist's Perso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vidence for Christ*.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 [44] Tenneson, M.G., Bundrick D. and Stanford, M.S. (2014) Faith and science integration: surveys and findings. *Proceedings of the 2014 Faith and Science Conference*, pp. 319-352.
- [45] Tenneson, M.G., Bundrick D. and Stanford, M.S. (2015) A new survey instrument and its findings for relating science and theology.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67(3): 200-222.
- [46] Tesoriero, R. (2021) Reason to believe. <https://reasontobelieve.com.au> (accessed on 30/9/2021).
- [47] Ungureanu, J.C. (2021) From divine oracles to the higher criticism: Andrew D. White and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Zygon* 56(1): 209-233.
- [48] Waldrop, M.M. (2011) Religion: faith in science. *Nature* 470(7334): 323-325.
- [49] Wang, X. (2020) Axiomatization of the symbols system of classic of changes: the marriage of oriental mysticism and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radition.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5(2): 315-325.
- [50] White, A.D. 1896.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2 Vols.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 [51] Wikipedia (2020)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lationship\\_between\\_religion\\_and\\_science](http://en.wikipedia.org/wiki/Relationship_between_religion_and_science)  
(accessed on 21/7/2020).
- [52] Wikipedia (2021) List of Marian apparit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arian\\_apparitions](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arian_apparitions) (accessed on 30/9/2021).
- [53] Wright, N.T. (2003)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